春秋
九
定公 下
哀公 上下

春秋卷第二十五

左氏傳

定公下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言無闕志曰顏高之弓六鈞顏高魯人六鈞百八十斤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

人弱弓 顏高無弓故奪他人弱弓 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 子鉏齊人斃仆也 偃且射子鉏中頰殪 顏高偃仆且射子鉏言其善射 顏息射人中眉 顏息魯人 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 以自矜 師退冉猛偽傷足而先 猛魯人欲先歸 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 會見猛不在列詐言猛在後為殿

公至自侵齊○二月公侵齊 公侵齊攻廩丘之郛主人焚衝 衝戰車 或濡馬褐以救之 馬褐馬衣 遂毀之 毀郛 主人出 廩丘人出戰 師奔 魯人奔却 陽虎偽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 陽州之役猛先歸言若在此必復敗 猛逐

之逐廩丘人顧而無繼僞顛虎曰盡客氣也言皆客氣非勇
莒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莒越莒夷陽州之役獲焉
名之曰陽州 ○ 二月己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
栗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盂討儋翩之黨四邑皆周地
以定王室 ○ 趙鞅言於晉侯曰諸侯唯宋事
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
之是絕諸侯也將歸樂祁士鞅曰三年止之無
故而歸之宋必叛晉獻子私謂子梁獻子士鞅子梁樂祁
曰寡君懼不得事宋君是以止子子姑使溷代
子子梁以告陳寅陳寅曰宋將叛晉是棄溷也

不如待之[姑且留待勿以子代]樂祁歸卒于大行[大行晋地]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諸州[州晋地為明年宋公使樂大心如晋張本]

三月公至自侵齊○曹伯露卒○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晋師于瓦[瓦衛地]

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晋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晋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

文子荀寅也禮卿執羔大夫執鴈魯則同之今始知執羔之尊 公至自瓦○秋七月

戊辰陳侯柳卒○晉士鞅帥師

侵鄭遂侵衛 士公作趙 晉師將盟衛侯于鄟

鄟澤衛地 趙簡子曰羣臣誰

敢盟衛君者 前年衛叛晉簡子欲摧辱之 涉佗成何曰我能

盟之 二子晉大夫 衛人請執牛耳 盟禮卑者執牛耳尊者涖盟衛侯與

晉大夫盟自以當尊故請晉執之 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

諸侯 言衛小可比晉縣 將歃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 捘音

(捽捉也捥同腕掌臂交曲處捘之上及於腕)衛侯怒王孫賈趍進(賈衛大夫)曰盟以信禮也(信猶明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言晉無禮不欲受其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詬恥也)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我從大夫所立)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為質(為質於晉)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絏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欲以激怒國人)公

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叛晉見伐病而後納質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桓公周卿士六年鄭伐周闕外遂侵衛

葬曹靖公○九月葬陳懷公○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九月師侵衛晉故也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曲濮衛地從祀
先公從順也先公閔公僖公不由公命而由陽虎故不書禘又不日季寤季桓
子之弟公鉏極公彌曾孫桓子族子公山不狃皆不
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輒叔孫氏庶子叔
仲志不得志於魯志叔仲帶之孫故五人因陽虎陽虎
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代桓子以叔孫輒更叔
孫氏代武叔己更孟氏陽虎自代懿子冬十月順祀先公
而祈焉欲以順祀取媚辛卯禘于
僖公退僖升閔懼於僖公之神故祀於僖廟盜竊寶玉大

弓盜謂陽虎也家臣賤名氏不見故曰盜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都邑之兵車也]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爲期[處父期以兵救孟氏]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越陽虎從弟]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咋音作暫也]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欲使林楚免已]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爲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徵名也]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

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為公期築室於門外（偽築室於門外因得聚衆公期）孟氏支子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季孫既得入乃閉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武叔叔孫不敢之子州仇）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魯東城之北門）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城內地名）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虎將殺季氏今得脫必喜故言喜於名死）從者曰嘻速

駕公斂陽在陽即處父嘻懼聲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欲因亂討季氏以強孟氏孟孫懼而歸之懼季氏強不敢殺子言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子言季寤辨徧也徧告廟飲酒以示無懼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

九年春王正月○

鄭駟歂嗣子大叔為政歂駟乞子子然九年春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鄧析鄭大夫欲改鄭所鑄舊制私造刑法書於竹簡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加猶益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言鄧析制刑有益於國當棄其惡而不責竿旄何以告之取其

忠也彤管女史所執言此二詩皆以一善見采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夏四月戊申

鄭伯蠆卒蠆公作蠆

得寶玉大弓夏陽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謂用器物以有獲若麟為田獲俘為戰獲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陽關邑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三加兵於魯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

臣嘗爲隷於施氏矣鮑國嘗爲魯大夫施氏臣事在成十七年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大國晉也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求容於齊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玆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陽虎欲西奔晉知齊必反已故詐以東爲願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鍥其軸麻約而歸之鍥音挈刻也欲絶追者刻其軸使易毁折

以麻縛剡屨而歸其主載葱靈寢於其中而逃葱靈輜車名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葱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六月葬鄭獻公○秋

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五氏晉地諱伐盟主以次告秋齊侯伐晉夷儀為備討也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無存齊人室之為取婦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高國齊貴族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霤下東郭書讓登讓衆使後而已先登犂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

而後下下入城也約使登城入皆上而後下盖譎辭書左彌先下書從彌言左行彌遂自先下書與王猛息戰訖共止息猛曰我先登書斂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斂甲起欲擊猛曩與犂彌既不得先是難也今猛又言登之先是又難也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靳車中馬也言已從書如驂馬之隨靳晉車千乘在中牟救夷儀也中牟晉地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齊侯在五氏衛往助之道過中年畏晉故卜龜焦兆不成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衛侯怒晉甚不復顧卜欲以身當五百乘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圃衛舊大夫貽二十年圃奔晉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

其帥又賤城謂夷儀也帥謂東郭書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禚媚杏於衛三邑皆齊西界齊侯賞犂彌犂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晳幘而衣貍製晳白也幘巾也製裘也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貺子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彼謂犂彌言與我若賓主相讓旅俱進退乃賞犂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給其五家令常不共役事乃得其尸公三襚之與之犀軒與直蓋犀軒卿車直蓋高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君方為位而哭故挽喪者不敢立親推之三齊侯自推喪車輪三轉

秦伯

卒○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平前八年再侵齊之怨）

十年春及齊平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夾公穀作頰）

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萊人齊所滅萊夷也）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以兵擊萊人）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

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無還魯大夫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故舊典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犧象犧尊象尊嘉樂鐘磬言禮器不出國門嘉樂不合原野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

稗也秕穀不成者稗草似穀者言享不具禮穢薄若秕稗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孔子知齊侯懷詐故以禮距之

公至自夾谷○晉趙鞅師圍衛

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初衛侯伐邯鄲午於寒氏邯鄲晉地午邯鄲大夫寒氏即五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熸午衆宵散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門殺人於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啓門亦以徒七十人旦門焉步

左右皆至而立如植佗先至步行門左右然後其徒皆至而立如植木然日中不啓門乃退反役晉人討衞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接衞侯手故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衞衞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鈞言不得與人等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

齊人来歸鄆讙龜陰田田上穀有之字○齊人三邑皆汶陽田来歸鄆讙龜陰之田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郈叔孫氏邑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藐叔孫氏之族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叔孫家臣武叔之黨公南為馬正使公若為郈宰公若即公若藐武叔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圉人曰武叔之圉人吾以劒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劒也過郈邑之朝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僞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僞為固陋不知禮者以劒鋒末授之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鱄諸用劒刺吳王遂殺公若侯犯以郈叛犯以不能副武叔之命故叛

武叔懿子圍郈弗克

秋叔孫州仇仲

孫何忌帥師圍郈

郈公作費

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工師掌工匠之官曰郈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唐風揚之水卒章曰我聞有命叔孫稽首謝其受己命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無所服事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人為之宣言於郈中詐為齊使言也曰侯犯將以郈易於齊齊人將遷郈民謂易其民人衆兇懼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子不

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郈也而得紓焉何必此言以郈民易齊人與郈無異勝於守郈爲叛人所殺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地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郈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郈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僞爲侯犯射郈人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郈人許之駟赤先如宿故宿國侯犯殿每出一門郈人閉之閉其後門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誅責也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

物吾未敢以出物識也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數甲以相付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致其名簿也

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偽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巢向戌曾孫子明謂桐門右師出子明樂祁之子溷右師子明族父蓋與之同居逐使各居曰吾猶衰經而子擊鐘何也忿其不逆父喪因責其無同族之恩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已衰經而生子余何故舍鐘已子明也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樂氏

宋樂大心出奔曹

戴公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
無疾乃逐桐門右師傳本在前年春

宋公子地出奔陳

地公作池後同宋公子地嬖蘧富獵十一
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公子地有
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
與之地怒使其徒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
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
而獨卑魋亦有頗焉有所偏頗子為君禮禮辟君也不過
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
請弗聽辰曰是我迋吾兄也迋欺也吾以國人出

君誰與處（國人言衆之所望）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安甫公作窜○安甫地名）叔孫州仇如齊

武叔聘于齊（謝致郈也）齊侯享之曰子叔孫（呼叔孫而言之）若使郈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以致郈德叔孫）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以猶為也）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家隸家臣謂侯犯也）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為寡君賜

宋公之弟

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暨下公穀有宋字 冬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佗仲幾子彄褚師段子皆宋卿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十一年春宋公毋弟辰暨仲佗石彄公子地入于蕭以叛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入蕭則叛可知故不書叛秋樂大心從之從公子辰大為宋患寵向魋故也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還叔弓曾孫冬及鄭平始叛晉也平六年取匡之怨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夏葬薛襄公○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隓音觿仲由為季氏宰仲由子路將隓三都三都費郈成也隓盛將為國害故毀壞其城於是叔孫氏隓郈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彄孟縶子夏衛公孟彄伐曹克郊郊曹邑還滑羅殿羅衛大夫未出不退於列未出曹竟羅不退在行列之後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為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寧為無勇素空也厲猛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隓費

季氏將隓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

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
二子魯大夫仲尼時為司寇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
子奔齊二子不狃叔孫輒遂墮費

秋大雩○冬十月癸
亥公會齊侯盟于黃齊公作晉○齊魯為盟之終結叛晉也十
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公
至自黃○十有二月公圍成公

至自圍成

國內所書至者成疆若列國將與動大衆故出入皆告廟

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

成在魯北竟故

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

公圍成

弗克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穀無衛侯葭公作瑕

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郹氏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

可邴意茲曰可意茲齊大夫銳師伐河內河內晉地傳必數日而後及絳傳告晉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歛諸大夫之軒以示薄罰唯邴意茲乘軒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以已車攝代衛車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

夏築蛇淵囿○大蒐于比蒲夏蒐非時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晉趙鞅歸于晉荀寅下公有及字○吉射士鞅子趙鞅書叛著其不由君命專土興兵之罪

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十年趙鞅圍衛衛人貢五百家置邯鄲邯鄲午欲徙著晉陽晉陽趙鞅邑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為邯鄲言衛以五百家在邯鄲故與邯鄲親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

謀之侵齊則齊當来伐邯鄲僞若懼齊而徙晉陽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不察其謀謂午不用命故囚之使其從者說劒而入涉賓不可說同脫涉賓午家臣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午趙鞅同族別封邯鄲故使邯鄲人更立午宗親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稷趙午子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寅子娶吉射女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作亂攻趙鞅董安于聞之安于趙氏臣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為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

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趙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皐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為亂於范氏（皐夷范氏側室子）梁嬰父嬖於知文子（文子荀躒）文子欲以為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襄子魏舒孫曼多昭子士吉射）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皐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為盟書沈之河）令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

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醫昭十年彊奔魯遂適晉唯伐君為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三家知韓魏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為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為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

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而死莫同暮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於廟趙氏廟也殺安于本在明年春

薛弑其君比。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戍來奔衛

趙陽出奔宋

下衛公穀作晉○陽趙黶孫

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欲令公臨其家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史魚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言能執臣禮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言尊卑皆然戍也驕其亡乎戍文子子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與焉與禍難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戍以其富也公叔戍又將去夫人之黨靈公夫人南子黨宋朝之徒夫

人愬之曰戌將爲亂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戌来奔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二月公作三月孫公作子牂公作牄○頓子牂牂音臧

欲事晉背楚而絶陳好二月楚滅頓

夏衛北宮結来奔

夏衛北宮結来奔公叔戌之故也

五月於越敗吳于

檇李吳子光卒檇公作醉檇李吳地○吳伐越報五年越入吳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檇李勾踐越王允常子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敢死之士往輒為吳所禽欲使吳師亂取之而吳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劒於頸以劒注頸而辭曰二君有治治軍旅臣奸旗鼓犯軍令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姑浮越大夫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傷其足大指姑浮取其屨還卒於陘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夫差闔廬嗣子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

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至自會 牽公作堅○牽衛地

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間 脾上梁間即牽 謀救范中行氏 齊魯叛晉故助范中行也

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 二子晉太夫范中行氏之黨 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 即析成鮒 小王桃甲入于朝歌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洮曹地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范氏故也

天王

使石尚来歸脤 魯未嘗助祭歸脤非禮也石尚天子之士周魯之交止此書天王止此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衛公孟彄出奔鄭 靈公無道蒯聵不子兩著其罪故特書世子 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 南子宋女朝宋公子舊通南子 會于洮大子蒯聵獻盂于齊過宋野 盂邑名就會獻之 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 婁豬求子豬得牡則定以喻南子艾豭喻宋朝艾老也 大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 速大子家臣 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

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彄出奔鄭自鄭奔齊大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大子則禍余大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爲以紓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使義可信不必信言）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大蒐于比蒲邾子來

會公 會公于比蒲不用朝禮故曰會書蒐止此 城莒父及霄 公叛晉故懼而城二邑此年無冬史闕文

○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於潞獲籍秦高彊 二子范氏黨 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 鄭助范氏故幷敗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 邾子益 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 子貢孔子弟子 子貢曰

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嘉事朝禮）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吳之入楚也（在四年）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

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

夏五月辛亥郊○壬申公薨于高寢

高寢宮名書之非正也

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賜子貢名是使賜多言者也

鄭罕達帥師伐宋

罕公作軒後同

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

罕達子齹子老丘宋地鄭欲取地以𡰥宋

公子地

齊侯衛侯次于渠蒢

渠蒢公作蘧篨

齊侯衛侯次

于蘧篨謀救宋也蘧篨即渠蒢邾子来奔喪諸侯始奔喪非禮也秋七月壬申姒氏卒姒穀作弋後同秋七月壬申姒氏卒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定公妾哀公母啖助曰自成風妾母皆僭用夫人禮定姒卒子未踰年故書卒不稱夫人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九月滕子来會葬諸侯會葬亦非禮也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

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昃穀作稷○乃緩辭讓臣子緩慢也

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 襄成也說見宣八年

辛巳葬定姒 辛巳十月三日有日無月

葬定姒不稱小君不成喪也 劉敞曰左氏非也姒氏非夫人書葬定姒宜矣何足以見不成喪乎

冬城漆 郛庶其邑

冬城漆書不時告也 實以秋城冬乃告廟

春秋卷第二十五

春秋卷第二十六

左氏傳

哀公上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定六年鄭滅許此復見者蓋楚封之元年春楚子

圍蔡報柏舉也在定四年里而栽築圍壘周匝去蔡城一里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夫猶兵也如子西之素子西本計為壘當用九日而成蔡人男女以辨男女各別係纍而降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蔡權聽命故還蔡於是乎請遷于吳楚既還蔡人更叛楚就吳為明年蔡遷州來傳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會稽山名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后緡相妻有仍氏女生少康

焉爲仍牧正牧官之長惎澆能戒之惎毒也言以澆爲毒害而能戒備之澆使椒求之椒澆臣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舜後諸侯庖正掌膳羞之官賴此以得除己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思虞君以二女妻少康姚虞姓而邑諸綸綸虞邑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方十里爲成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女艾少康臣使季杼誘豷季杼少康子后杼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言與越成是使越豐大必爲吳難勾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爲

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食消也已止也姬之衰也日可俟也姬吳姓言可計日而待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生民聚財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謂吳宮室廢壞當為汙池為二十二年越入吳起本三月越及吳平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

夏四月辛巳郊郊牛下穀有角字○書過也○夏四月齊侯衛侯救

邯鄲圍五鹿救趙稷也五鹿晉邑

秋齊侯衛侯伐晉

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魯師不書非公命○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都邑之人無田者隨黨而立不知所與故直從所居田在西者居右在東者居左逢滑當公而進當公不左不右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

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草生廣野莽莽然故日草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使懼而改過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陳修舊怨也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

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平地作室不起壇也器不彤鏤彤丹也鏤刻也宮室不觀觀臺榭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選取堅厚不尚細靡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冬十月晉趙鞅伐朝歌

仲

孫何忌帥師伐邾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句繹邾地書盟止此二年

春伐邾將伐絞（絞邾邑）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子南）（靈公子郢）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禮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君命祇辱（言立適當與外內同之令君私命適為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言用意不同）且君沒於吾手（言靈公沒時我在其左右）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輒蒯聵子出公）乃立輒

滕子來朝諸侯來朝止此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蒯聵得罪於父輒以子拒父胥於亂矣書帥師納于戚見其見敵於衛亦以著輒與國人之罪也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宵迷夜行迷路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大子絻絻音問始發喪之服八人衰絰僞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

戰于鐵鄭師敗績鐵公作栗○鐵丘名在戚城南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子姚罕達子般駟弘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設旆軍前盛為軍容與罕駟兵車在前者相對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會合戰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樂丁晉大夫詩言先人事後卜筮謀協以故兆詢可也故兆始謀伐二子卜得吉兆言不須更卜詢眾可也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

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千里百縣縣有四郡士田十萬十萬畝也庶人工商遂得遂進仕人臣隷圉免去廝役志父無罪君實圖之志父簡子一名也言已事濟君當圖其賞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屬辟棺之重數大夫一重素車樸馬以載柩無入於兆兆葬域下卿之罰也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大子為右郵無恤王良也登鐵上望見鄭師衆大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大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言其怯子良即王良

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畢萬晉獻公卿羣子勉之死不在寇繁羽御趙羅宋勇為右三子晉大夫羅無勇麇之麇束縛也趙羅無勇不能乘車故麇之車上吏詰之御對曰痁作而伏衛大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康叔文王子故以文王為大祖烈祖康叔文祖襄公蒯聵襄公之孫鄭勝亂從勝鄭聲公名晉午在難午晉定公名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上言士衆無令傷損此謂已之身命不敢私請佩玉不敢愛不敢愛故以祈禱鄭人擊

簡子中肩斃于車中斃踣也獲其蠭旗旗名大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羅無勇故鄭雖北猶獲羅大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傅傁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傅傁簡子屬也言知氏將為難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尨稅焉尨范氏臣趙氏得而獻之趙氏之衆得尨以獻吏請殺之趙孟曰為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還其所稅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蠭旗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姚般子姚子般前列多死晉前列趙孟曰國無小言雖小國猶有善射既戰簡

子曰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功爲上）大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靷將絶吾能止之（止使不絶）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靷皆絶（材横木細小者乘小木而靷絶示其將絶之驗）

冬十月葬衛靈公○十有一月蔡遷于州来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書遷止此）呉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元年蔡請遷于呉中悔故因聘襲之）蔡侯告大夫殺

公子駟以說以不時還罪駟而殺之以說吳哭而遷墓將還與先君辭故哭冬蔡遷于州來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三年春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夏四月甲午地震○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夏五月辛卯司鐸火司鐸宮名火踰公宮桓僖災桓公僖公廟救火者皆曰顧府言常人愛財南宮敬叔至命周人

出御書俟於宮〔周人司周書典籍之官御書進於君者〕曰庀女而不在死〔言具汝所職有不在者罪當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景伯子服何也宰人冢宰之屬〕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乘馬使四四相從為駕之易〕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謦肅供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鬱攸火氣濡物於水出用為以濡物冒濟言從火氣而為之備〕蒙葺公屋〔覆公屋〕自大廟始外內以悛〔悛次也〕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乘車公車〕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象魏門闕〕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為也〔不欲重財而輕民命〕命藏象魏〔周禮正月

縣法象魏使萬民觀之故謂其書為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辨者猶拾瀋也槐富父終生之後瀋汁也言不備而責辨猶拾汁終不可得於是乎去表之槀表表火道風所向者去其槀積道還公宮開除道周匝公宮使火無相連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言桓僖親盡而廟不毀宜為天所災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啓公作開○魯黨范氏故懼晉比年四城啓陽魯地宋樂髡帥師伐曹○劉氏范氏世為婚姻劉氏周卿士范氏晉大夫萇弘事劉文公為屬大夫故周與

范氏與黨也趙鞅以為討
六月癸卯周人殺萇弘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正常桓子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寵臣欲付後事令勿從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
以告而立之南孺子桓子妻女也則肥也可肥康子也季孫
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
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
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
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共劉魯大夫使視所
生子則或殺之矣乃討之討殺者召正常正常不反

畏康子也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獵公子駟之黨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荀寅伐其郛使其徒自北門入已犯師而出癸丑奔邯鄲十一月趙鞅殺士臯夷惡范氏也

惡范氏而殺其族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吳二月公作三月殺公穀作弒○賊者故稱盜不言弒其君賊盜也陸德明曰宣十七年蔡侯申卒是文侯也今昭侯申是文侯玄孫與高祖同名必有誤

四年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承音懲言懲創往年之遷蓋楚言聲轉而字異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翩蔡大夫逐昭侯而射之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翩以矢自守其門文之鍇後至鍇蔡大夫曰如墻而進多而殺二人並行如墻鍇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鍇遂殺之

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皆翩之黨殺姓盱經書在夏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邾子無道於其民故稱人以執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霍即盱也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蠻公作曼○書晉人畀之也歸于楚者猶曰京師楚也書執止此夏

楚人既克夷虎蠻夷叛楚者乃謀北方左司馬販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致方城之外於

繒關三子楚大夫負函繒關楚地致之者會其衆也曰吳將泝江入郢將奔命焉爲一昔之期襲梁及霍一昔一夜梁霍皆蠻子邑僞辭備吳夜襲二邑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單浮餘楚大夫蠻子赤奔晉陰地陰地河南山北自上雒以東至陸渾司馬起豐析與狄戎楚司馬眅也豐析皆楚邑裝此二邑人及戎狄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菟和菟和山名右師軍于倉野倉野地名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晉大夫守陰地者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少習武關也將大開武關道以伐晉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時有范中行之難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士蔑

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以詐蠻子）且將爲之卜（卜城）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三戶楚地）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楚復詐爲蠻子作邑立其宗主）而盡俘以歸

城西郛（魯西郭）

六月辛丑亳社災（亳公作蒲○亳社殷社諸侯有之所以戒亡國其社有屋故災）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亂故緩）

葬滕

頃公○秋七月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范氏庚午圍五鹿九月趙鞅圍邯鄲

冬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臨晉邑）

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墮臨（以處趙稷）國夏伐晉取邢

任欒鄗逆時陰人盂壺口（八邑晉地）會

鮮虞納荀寅于柏人（柏人晉邑弦施與鮮虞會）

五年春

五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為柏人（為柏人宰）昭子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讎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

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出柏人奔齊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授我死節吾不可以僭之遂死於柏人

城眦 眦公作比○眦魯地

夏齊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衛** 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衛助范氏故也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杵公作處 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燕姬景公夫人不成未冠也諸子鬻姒之子荼嬖鬻姒景公妾諸大夫恐其為大子

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大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言羣臣無憂虞得閒暇則又有疾病且圖爲樂何憂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惠子國夏昭子高張寘羣公子於萊齊東鄙邑秋齊景公卒

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

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皆景公子在萊者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師衆也黨所也之往也稱謚蓋葬後爲此歌哀羣公子失

所言公死而不得與葬齊有三軍之事而不得與謀

○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子思子産子國參也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

六年春城邾瑕

瑕公作葭○邾瑕魯地書城止此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六年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

吳伐

陳吳伐陳復脩舊怨也元年未得志故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陳盟在昭十三年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齊陳乞僞事高國者高張國夏受命立荼故乞欲害之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凡所從行必言罪過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需疑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欲與諸大夫謀高國故求就之又謂諸大夫

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牧鮑國孫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高國敗也莊六軌道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圉弦施來奔圉晏嬰子圉施不書非卿

叔還會吳子柤○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

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前已敗於柏舉）棄盟逃讎亦不如死（棄陳盟逃吳仇）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申子西啓子閭皆昭王兄）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大冥陳地吳師所在）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閉塗不通外使也越女昭王妾章惠王也）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

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日爲君象妖氣守之故當王身唯楚見之故禍不及他國）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請即楚郊望祭河神）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諸侯望祀竟內山川星辰）江漢雎漳楚之望也（四水在楚界）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

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己率常可矣言信出己則福亦在己○八月齊邴意茲來奔高國黨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荼公作舍○陽生不稱公子誅不子也書陳乞弒禍由乞始也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僖子陳乞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且于齊公子鉏在魯南郭曰嘗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畏在家人聞其言故欲二人共載以試馬為辭出萊門而告之故魯郭門也闞止知之先待諸外闞止陽生家臣待外欲俱去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壬陽生子簡公使闞止歸與其

（子共處）戒之遂行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陳氏得衆故國人知而不言）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子士母僖子妾）與饋者皆入（令陽生隨饋食人入公宮）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盟諸大夫）鮑子醉而往（鮑子鮑牧）其臣差車鮑點（差車主車之官）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見其醉故誣之）鮑子曰女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孺子荼也景公嘗銜繩爲牛使荼牽之荼頓地故折其齒）悼公稽首（悼公陽生）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言已可爲君必不忍鮑子）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公子自謂也恐鮑子殺已故要之）義則進否則退敢

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胡姬景公妾也賴齊邑安孺也去鬻姒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竇之丘三子景公嬖臣荼之黨也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朱毛齊大夫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舉皆也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內困饑荒又憂兵革少君不可以訪不可訪問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大謂國政

子共憂戒之遂行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陳氏得眾故國人知而不言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子士母僖子妾與饋者皆入令陽生隨饋食人入公宮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盟諸大夫鮑子醉而往鮑子鮑牧其臣差車鮑點差車主車之官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見其醉故誣之鮑子曰女忘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孺子荼也景公嘗銜繩為牛使荼牽之荼頓地故折其齒悼公稽首悼公陽生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言已可為君必不忍鮑子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公子自謂也恐鮑子殺己故要之義則進否則退敢

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胡姬景公妾也賴齊邑安孺也)去鬻姒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竇之丘(三子景公嬖臣荼之黨也)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朱毛齊大夫)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舉皆也)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內困饑荒又憂兵革)少君不可以訪(不可訪問)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大謂國政)

小謂殺荼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

葬諸殳冒淳駘齊邑殳冒淳地名毛恐生變殺荼於野次經書秋者記始事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宋向

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七年春宋師侵

鄭鄭叛晉故也晉魏曼多帥師侵衛晉師侵衛衛不

服也

夏公會吳于鄫

夏公會吳于鄫吳来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是時吳過宋得百牢）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在昭二十一年）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有常數）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淫過也）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上物天子之牢）以為天之大數也（天有十二次故制禮象之）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

棄天而背本〔違周爲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放棄凶疾來伐擊我〕乃與之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言君長大於道路〕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畏大國故不敢虛國盡行〕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言其包藏不可量度〕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仲雍大伯弟〕斷髮文身臝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言其權時制宜以辟災害非以爲禮〕反自鄫以吳爲無能爲也〔棄禮知其不能霸也〕

秋公伐邾八月己

酉入邾以邾子益来他國言歸於魯言来內外之辭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大國吳也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為何如惡賢而逆之惡猶安也言安有賢如景伯而不順其言者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諸大夫對也諸侯執玉附庸執帛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言夏時諸侯相攻伐故胥亡今背盟伐邾相趍於亡何敢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

加之可乎不樂而出蓋諸大夫皆以不能回季孫之意故不樂秋伐邾及范門邾郭門也猶聞鐘聲邾不樂寇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於吳成子邾大夫茅夷鴻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言足以距魯成子以茅叛茅邾邑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衆保于繹繹邾山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益邾隱公獻于亳社以其亡國與殷同因諸負瑕負瑕故有繹負瑕魯邑魯前得繹民使在負瑕故使相就以辱之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辟陋也以陵我

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鄫衍（鄫衍即鄫）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言魯成其所求無違逆也）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貳敵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爲私屬）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爲明年吳伐我傳）

宋人圍曹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桓謚即國參也）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而謀亡曹

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振鐸曹始祖）旦而求之曹無之（無所謂公孫彊者）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爲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弋繳射也）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爲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奸犯也）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邗（宋取曹五邑築城於近郊）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

伯陽歸

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子肥宋大夫）曹人詬之不行（殿兵不行）師待之（曹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命反攻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

吳伐我

（直言伐我者兵加於都城也）吳爲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定十二年輒與公山不狃奔齊後自齊奔吳）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有大國名而無情實）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未臣所適之國而伐本國則可還奔命死其難）所託也則隱（若已託他國而臣事之雖不奔命猶

爲之隱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君子去國不以私怨廢其鄉黨之好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率謂率師先行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子張輒也王問於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言魯平時雖無黨急則必有共其患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爲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故由險道欲使魯成備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僑田吳界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鄫人亦僑田吳滋濁也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

城克之王犯嘗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王犯吳大夫故嘗奔魯爲武城宰澹臺子羽武城人孔子弟子其父與王犯相善國人懼其爲魯患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三邑魯地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三人皆魯大夫同車見獲傳互言之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同車俱死是國能使人故不可望得明日舍於庚宗遂次於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微虎魯大夫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於帳前設格令士試躍之卒三百人有若與焉

卒終也終得三百人任行有若孔子弟子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畏微虎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在宣十五年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以言不見從故負載書將欲出盟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釋舍也魯人欲留景伯為質於吳復求吳王子以交質吳不欲故兩止吳人盟而還不書盟恥吳夷也

夏齊人取

讙及闡闡公作僤後同○不書伐兵齊悼未加而魯與之邑闡魯地公之来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魴侯康子叔父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讙及闡○或譖胡姬於齊侯曰安孺子之黨也六月齊侯殺胡姬歸邾子益于邾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齊未得季姬吳前為邾討懼二國同心故歸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之子餘大宰嚭因諸樓臺栫之以棘也栫擁使諸大夫奉大子革以

為政 華貙桓公

秋七月○

秋及齊平九月臧賓如如齊涖盟賓如臧會子齊閭丘明來涖盟閭丘明嬰之子盟不書諱略之且逆季姬以歸嬖鮑牧又謂羣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有馬千乘使為君也公子愬之愬於悼公公謂鮑子或譖子子姑居於潞以察之潞齊邑若有之則分室以行若其有罪則分室之半聽其出奔若無之則反子之所出門使以三分之一行留其從者使以三分一從行半道使以二乘及潞麇之以入遂殺之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

辛○齊人歸讙及闡冬十二月齊人歸讙及闡季姬嬖故也

九年春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齊與魯平故辭吳師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於君為十年吳伐齊傳

王二月葬杞僖公○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

丘 書取覆而敗之 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 賸罕達也瑕武子之屬 請外取許之 瑕請取於他國 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 作壘塹成輒徙舍合其壘 壘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 子姚武子賸也 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以郟張與鄭羅歸 鄭之有能者

夏楚人伐陳

夏楚人伐陳陳即吳故也

秋 吳城邗溝通江淮 邗音寒江名築城穿溝通糧道也

宋公伐鄭

宋公伐鄭 報雍丘 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 水火之兆 占諸史趙史墨史龜

皆晉史）史龜曰是謂沈陽（火陽得水故沈）可以興兵（兵陰類也故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姜齊姓子商謂宋）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盈與嬴同趙鞅姓盈宋姓子水盈坎乃行子姓又得北方水位）名位敵不可干也（二水俱盛故言不可干）炎帝為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既盈而得位故）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

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乾下坤上）之需☵☰（乾下坎上）曰宋方吉不可與也（泰六五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帝乙紂父）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宋鄭為昏姻甥舅之國宋

為微子後今卜得帝乙之卦故宋吉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

冬十月○冬吳子使來儆師伐齊 吳恨齊與魯成反與魯謀伐齊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十年

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

公會吳伐齊 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于鄎 鄎音息齊地邾郯不書兵并屬吳不列諸侯

三月戊戌齊侯

陽生卒以疾赴故不書弑齊人弑悼公赴于師以說吳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承吳大夫

夏宋人伐鄭○

晉趙鞅帥師侵齊夏趙鞅帥師伐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於此起兵謂往歲卜利以伐姜故今興兵事不再令卜不襲吉襲重也行也於是乎取犂及轅犂轅齊地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

五月公至自伐齊○葬

齊悼公○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書歸齊納之也）薛伯夷卒（夷公作寅）秋（吳子使來復儆師伐齊未得志故）葬薛惠公○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書救止此）冬楚子期伐陳陳即吳故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吳楚）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十一年春齊為鄎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清齊地）季孫謂其宰冉求（冉求魯人孔子弟子）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一子季孫二子叔孫孟孫）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又欲使二子從公居竟內近郊之地）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羣室都邑居家）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

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黨氏溝朝中地名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小人冉求自稱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言子所問非已材力所及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洩孟懿子之子顏羽御邴洩為右二子孟氏臣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樊遲魯人孔子弟子樊須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有子冉求言須雖年少能用命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已徒卒老幼

守宮次于雩門之外南城門也五日右師從之五日乃從

言不欲戰公叔務人即昭公子公為見保者而泣保守城者曰事

充繇役煩政重賦稅多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

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

師自稷曲稷曲郊地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

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與衆三刻約信如之衆從之師

入齊軍冉求之師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

二陳齊大夫孟之側後入以為殿之側孟氏族也字反抽矢策

其馬曰馬不進也不欲伐善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

魯士不狃曰誰不如言我不如誰而欲走曰然則止乎不狃

曰惡賢（言止戰惡足為賢皆無戰志）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冉求所得）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子羽銳敏（子羽顏羽銳敏言欲戰）我不欲戰而能默（心雖不欲口不言）洩曰驅之（言驅馬欲奔）公為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時人疑童子當殤）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夏陳轅頗出奔鄭

（轅公作袁）夏陳轅頗出奔鄭初轅頗為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封內之田）

悉賦稅之有餘以為已大器大器鐘鼎之屬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粱糗腶脯焉糗乾飯腶音段搥脯也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恐其不從而先見逐也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師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艾陵齊地書戰書獲止此

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于嬴博嬴齊邑中軍從王

吳中軍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三將吳大夫齊國書將中軍高無㔻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子書占也宗子陽與閭丘明相厲也相勸厲致死子陽宗樓也桑掩胥御國子國子國書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禮殯而葬反日中而虞蓋以啓殯將虞之歌謂之虞殯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子行陳逆也具含玉亦示必死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公孫揮齊大夫約繩也八尺為尋吳髮短欲以繩貫其首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三戰夷儀五氏與今使問弦多以琴弦多即齊弦施六年奔魯曰吾不復見子

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鼓以進軍金以退軍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公以兵從吳子以勞公將戰吳子呼叔孫叔孫州仇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從吳司馬所命王賜之甲劍鈹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子貢衛人故稱衛賜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歸於齊也元首也寘之新篋褽之以玄纁褽音尉薦也加組帶焉寘書于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

國（言天識不善故使魯殺國子）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豢養也若人養犧牲將殺之）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欲得吳）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石田不可耕）越不為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顛越不共從横不承命者也劓割也易種轉生種類）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子胥為王

齊使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傳終言之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艾陵役也屬鏤劒名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

秋季孫命修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

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冬衛大叔疾出奔宋疾即齊也初疾娶于

宋子朝其娣嬖 娣所娶女之娣 子朝出 出奔 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 文子孔圉以其女妻大叔 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犂 犂衛邑 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 外州衛邑疾或往淫州人奪其車以獻君 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使室孔姞 遺疾弟孔姞文子女疾之妻 疾臣向魋 為宋向魋臣 納美珠焉與之城鉏 城鉏宋邑 宋公求珠魋不與由是得罪及桓氏出 出在十四年 城鉏人攻大叔疾衛莊公復之使處巢死焉殯於鄖葬於少禘 巢鄖少禘皆衛地 初晉悼公子慭亡在衛使

其女僕而田（僕御田獵）大叔懿子止而飲之酒（懿子大叔儀孫）遂聘之生悼子（悼子大叔疾）悼子即位故夏戊為大夫（夏戊悼子之甥）悼子亡衛人翦夏戊（翦削其爵邑）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胡簋禮器名夏曰胡周曰簋）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度謀也）將止（仲尼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直書之者以示改法重賦）季孫欲以田賦（丘賦）

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故言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三發問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丘丘賦也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夏五月昭夫人孟子

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諱娶同姓故謂之孟子若宋女）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以同姓故不成其夫人喪）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絰而拜（孔子以小君禮往弔見季孫之不絻亦去其絰）

公會吳于槖皐（槖皐吳地）公會吳於槖皐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尋鄫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周固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尋重也寒歇也）乃不尋盟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鄖公作運○鄖吳地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于行人子羽子羽衛大夫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子木衛大夫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摽也摽擊也國狗之瘈無不噬也國狗猶家狗瘈狂也而况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盟不書畏吳竊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藩籬其館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

吴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侯伯盟主以相辭也各以禮相辭讓

今吴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難苦困也子貢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以賂吴語及衛故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嚭說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學爲吴人方音子之尚幼

子之公孫彌牟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出公輒後卒死於越

宋向巢帥師伐鄭

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嵒戈錫凡六邑子產與宋人為成曰勿有是俱棄之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在定十五年鄭人為之城嵒戈錫以處平元之族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嵒十二月鄭罕達救嵒丙申圍宋師

冬

十有二月螽

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

後蟄者畢火星昏伏在今十月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周十二月今十月是歲失閏不置實今之九月尚溫故有螽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十三年春宋向魋救其師救前年圍嵒師鄭子賸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嵒獲成讙郜延二子宋大夫以六邑為虛空其地夏許男成卒成公作成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黃池地名○其言及吳子者會兩伯之辭不書盟諱之也書會止此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平公周卿士不書不忍書也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於越入吳秋公至自會

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爲二隧隧道也疇無餘謳陽自南方二子越大夫先及郊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泓水名彌庸見姑蔑之旗姑蔑越地曰吾父之旗也彌庸父爲越所獲故姑蔑人得其旗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

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於幕下（惡諸侯聞之殺以絶口）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爭歃血先後）吳人曰於周室我為長（吳為大伯後故為長）晉人曰於姫姓我為伯（為侯伯）趙鞅呼司馬寅（寅晉大夫）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二臣鞅寅）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勝者為長）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墨氣色下）今吳王有墨國勝乎

國為敵所勝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王官伯侯牧方伯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伯諸侯長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為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為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為子男若吳以魯見晉侯是魯為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半邾三百乘而如邾以事晉如邾六百乘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

吳人乃止既而悔之謂景伯欺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何景伯名言己已立後不避囚執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戶牖宋地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言祝宗將告神吳人信鬼故以是恐之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大宰嚭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為名適為惡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叔儀吳大夫有山魯大夫舊相識曰佩玉縈兮余無所繫之縈音蘂佩垂貌言吳王服

飾備已獨無所佩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一盛一器

褐寒賤之人言但得視不得飲對曰粱則無矣粱精米也麤則有之

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軍中不得出糧故爲私隱庚西方主穀癸北方主水王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以不會黃池故大宰嚭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地遠難居乃歸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公無曼字○霸國侵伐止此葬許元公○九月螽

○冬吳及越平十有一月有星孛于

東方○盜殺陳夏區夫區公作彄十有二月螽季孫不正歷失閏此年又十二月螽實十一月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麟仁獸聖王之嘉瑞今出非其時而虞人戕之孔子作春秋感其不祥而遂絕筆

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大野在魯西車子微者鉏商名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春秋卷第二十六

春秋卷第二十七

左氏傳

哀公下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射小邾大夫句繹地名此下至十六年皆魯史之文弟子欲存孔子卒故并録之以繫於經丘明亦隨而傳之終於哀公以卒前事其異事則皆略而不傳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

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濟成也

夏四月齊陳恒執其君寘于舒州

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簡公悼公子壬及即位使為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成子陳恒心不安故數顧之諸御鞅言於公鞅齊大夫曰陳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擇用一人弗

聽子我夕子我闞止夕視事陳逆殺人逢之陳逆陳氏宗也遂執以入執逆至朝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使陳逆詐病因内潘沐并内酒肉潘米汁可以沐頭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于陳宗失陳逆懼其為患故盟之初陳豹欲為子我臣豹陳氏族使公孫言已公孫齊大夫已有喪而止既而言之既終喪也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肩背僂僂望視目望陽事君子必得志欲為子臣吾憚其為人也恐多詐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為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

女若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陳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彼謂闞止）子行舍於公宮（陳逆隱於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成子之兄弟昭子莊簡子齒宣子夷穆子安廩丘子意茲芒子盈惠子得凡八人二人共一乘）子我在幄出逆之遂入閉門（成子入反閉門不納子我）侍人禦之（子我侍人）子行殺侍人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公執戈將擊之大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言將爲公除害）成子出舍于庫聞公猶怒將出（將出奔）曰何所無君子行抽劍曰需事之

賊也誰非陳宗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言子若欲出我必殺子）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闈與大門（大門公門也）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于弇中適豐丘（弇中狹路豐丘陳氏邑）豐丘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關（齊關名）成子將殺大陸子方（子方子我臣）陳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于道（子方取道人車）及耏衆知而東之（耏地名知其矯命逐使東）出雍門（齊城門也）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為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于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東郭賈奔衛（賈即子方）庚辰陳恒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

從鞅之言不及此 庚戌叔還卒○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陳宗豎出奔楚○宋向魋入于曹以叛 曹宋邑 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 夫人景公母 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鞌易薄 鞌向魋邑薄公邑 公曰不可薄宗邑也 宗廟所在 乃益鞌七邑而請享公焉 僞喜受賜 以日

中為期家備盡往甲兵之備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雝也必長育之皇野司馬子仲令將禍余請即救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況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左師向雝兄向巢也請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擊鐘聞鐘聲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奏樂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迹人來告曰逢澤有介麇焉迹人主迹禽獸者逢澤宋地介大也麇獐也公曰雖雝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皇野稱公命君憚告子野曰嘗私焉嘗試也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向巢

懼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使公要誓公曰所難子者
上有天下有先君言雖誅魋不使禍難及子對曰魋之不
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瑞符
節以命其徒攻桓氏桓氏向魋其父兄故臣曰不
可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子頎騁而
告桓司馬子頎桓魋弟桓司馬即魋司馬欲入入攻君子車
止之車亦魋弟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
與也秖取死焉向魋遂入于曹以叛

莒子狂卒○六月宋向魋自曹

出奔衛宋向巢来奔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巢不能克雖恐公怒欲得國內大夫爲質還入國不能亦入于曹取質不能得大夫故劫曹入子弟而質之欲以自固魋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于民將若之何乃舍之民遂叛之向魋奔衛向巢来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絶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牛魋弟珪守邑符信

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公文氏衛大夫）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為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示不與魋同）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阬氏葬諸丘輿（阬氏魯人丘輿魯地錄其卒葬懸賢者失所）

齊人弒其君壬于舒州

甲午齊陳恒弒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齊（本又作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與者

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辭不告）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秋晉趙鞅帥師伐衛

○八月辛丑仲孫何忌卒

初孟孺子洩將圉馬於成（圉畜養也）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爲成之病不圉馬焉（病謂民貧困）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句）孺子鞭之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內袒

免哭于衢聽共弗許請聽命共使懼不歸冬陳宗豎自楚復入于陳陳人殺之○陳轅買出奔楚○有星孛不言所在史失之饑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成叛

年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武伯孺子洩也城輸邑以偪成夏五月齊

高無丕出奔北燕○鄭伯伐宋○

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桐水名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及良而卒良吳地將以尸入聘禮賓死未將命則既斂于棺造于朝介將命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廩然隕大夫之尸廩然傾動貌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芋尹蓋對蓋陳大夫貞子上介曰寡君聞楚為不道荐伐吳國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備猶副也無祿使人逢天之慼大命隕隊

絶世于良廢日共積廢行道之日以供殯斂積聚之用一日遷次一日便遷次不敢留君命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遭所聘之喪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棄之是棄禮也其何以為諸侯主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虐士死者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

之過也吳人內之

秋八月大雩○晉趙鞅帥師伐衛○冬晉侯伐鄭○及齊平

秋齊陳瓘如楚瓘陳恒之兄子玉也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為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仲由事孔子故為魯言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弟成子也冬及齊平子服

景伯如齊子贛爲介見公孫成曰公孫成成宰公孫宿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爲子役其有不貳乎言子叛魯齊人亦將叛子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陳成子館客使景伯子贛就館曰寡君使恒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言衛與齊同好而魯未肯景伯揖子贛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在定八年齊爲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在定九年因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二十五家爲一社籍書而致之吳人

加敝邑以亂年在八齊因其病取讙與闡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歸以成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嬴嬴齊邑避魯也

衛公孟彄出奔齊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衛侯

輒來奔二月衛子還成出奔宋

衛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生悝 蒯聵姊孔伯姬 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 通伯姬 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大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 軒冕 大夫車服三死死罪三 與之盟為請於伯姬 良夫為大子請 閏月良夫與大子入 即前年閏月書此春從告 舍於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 二人大子與良夫蒙衣為婦人服也 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欒寧問之稱姻妾

以告（自稱昏姻家妾）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輿豭從之（介被甲輿豭欲以盟）迫孔悝於厠強盟之遂劫以登臺欒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季子子路為孔氏邑宰）召獲駕乘車（名獲衛大夫駕乘車言不欲戰）行爵食炙（孔穎達曰此句顛倒辭義不允若倒此一句則上下各自相連）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子羔衛大夫高柴孔子弟子）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言政不及已不須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為也季子

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大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言已必繼孔悝攻大子）且曰大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孔叔即孔悝）大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莊公（莊公蒯聵）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故政輒臣執政者）先謂司徒瞞成（瞞成即子還成）曰寡人離病於外久矣子請亦嘗之歸告褚師比欲與之伐公不果十六年春瞞

成褚師比出奔宋衛侯使鄢武子告于周（武子衛大夫肸）曰蒯聵得罪于君父君母逋竄于晉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弟寘諸河上（河上戚也）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肸敢告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肸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繼父之世）復爾祿次敬之哉方天之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

（襄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誤）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誄謚也）曰旻天不

昊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憖且也屏蔽也）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律法也言喪尼父無以自為法）子贛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天子稱一人）君兩失之

○六月衛侯飲孔悝酒於平陽（平陽衛地）重酬之大夫皆有納焉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夜遣者憖負孔悝不欲令人見）載伯姬於平陽而行（載其母偕去）及西門（平陽門）使貳車反祏於西圃（使副車還取廟主西圃孔氏廟所在）子伯季子初為

孔氏臣新登于公（升為大夫）請追之遇載祏者殺而乘其車許公為反祏（孔悝怪載祏者久不來使公為反逆之）遇之曰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言必勝也不仁人謂子伯季子）必使先射（必使子伯先射）射三發皆遠許為許為射之殪或以其車從（從公為）得祏於槖中孔悝出奔宋

○楚大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在昭十九年）又辟華氏之亂於鄭（在昭二十年）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求還鄭國）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諜於子木請行而期焉（請行襲鄭之期子木即建）子木暴虐於其私邑

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諜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葉公子高沈諸梁也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為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周親也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必行所言不顧道理而求死士殆有私乎私謀復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為白公白楚邑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言楚國新復政令猶未得節制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

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比子西於鄭人勝自厲劒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為直乎將以殺爾父子期子西親兄弟故欲并殺之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用士之次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言我必殺之若得自死我不成人子西不悛勝謂石乞石乞勝之徒曰王與二卿士二卿士子西子期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

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援劍指其喉勝曰不為利謟不為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白公敗之慎楚邑請以戰備獻與吳戰所得鎧仗兵器皆備而獻之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刧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慙於葉公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豫章以殺人而後死豫章大木石乞曰焚庫弑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弑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

在蔡（蔡還州来楚并其地）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所求無饜則不安如物偏重則離敗）閭其殺齊管脩也而後入（管脩楚賢大夫齊管仲後聞其殺知其可討）白公欲以子閭為王子閭不可遂劫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高府楚別府）石乞尹門（門爲尹）圉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公陽楚大夫昭夫人王母越女）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

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歲年穀也）日日以幾（冀君來）若見君面是得艾也（艾安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旌表也）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二子子西子期）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微匿也）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

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長者）
（謂白公也）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也克則為卿不
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孫燕奔
頯黃氏（頯音夔頯黃吳地燕勝弟）沈諸梁兼二事（二事令尹司馬）
國寧乃使寧為令尹（寧子西子）使 衛侯占夢
寬為司馬（寬子期子）而老於葉 ○ 嬖人（以能占夢）
（見愛）求酒於大叔僖子（僖子大叔遺）不得與卜人比
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託占）
（夢而言）乃逐大叔遺遺奔晉衛侯謂渾良夫曰
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國之寶器輒皆將去）良

夫代執火者而言將密謀屏左右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疾大子疾亡君出公輒召之而擇材焉可也召輒若不材器可得也輒若不材可廢其身因得其器豎告大子大子使五人與豭從己劫公而強盟之求必立己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

十七年春衛侯為虎幄於籍圃新造幄幕於籍田以虎獸為飾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求有美名者始食以落其成大子請使良夫良夫乘衷甸兩牡衷甸一轅卿車紫衣狐裘紫衣君服至袒裘不釋劍而食食而熱故偏袒

亦不敬大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三罪紫衣袒裘帶劍◯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笠澤吳地越子為左右句卒句卒鉤伍相著別為左右屯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御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晉趙鞅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為主請君若大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為也恐晉君謂志父教使不來衛侯辭以難大子又使椽之椽與詠通訴也夏六月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瓘救衛國觀國書之子得晉人之致師

者子玉使服而見之釋囚服服其本服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瓘曰無辟晉師豈敢廢命子又何辱簡子曰我卜伐衛未卜與齊戰乃還○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聚積聚也楚既寧將取陳麥楚子問帥於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言此二人嘗相子西子期伐陳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右領左史皆楚賤官子穀曰觀丁父鄀俘也武王以為軍率楚武王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啓羣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

以爲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畛于汝開封畛北至汝水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諂諂又作慆令尹有憾於陳十五年子西伐吳陳弔吳以此爲恨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舍右領左史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吉武城尹子西子公孫朝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爲令尹枚卜不斥言所卜以令龜子良惠王弟沈尹朱曰吉過於其志志望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爲過相也將爲

王也他日改卜子國而使爲令尹子國寧也○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衛有觀在古昆吾氏之虛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緜緜生之瓜良夫言己有以小成大之功若瓜之初生謂使衛侯得國余爲渾良夫叫天無辜公親筮之胥彌赦占之赦衛筮史曰不害與之邑寘之而逃奔宋不以實對懼難而逃衛侯貞卜正卜夢之吉凶其繇曰如魚竀尾竀音赬赤也魚勞則尾赤衡流而方羊衡音橫橫流方羊不能自安言衛侯將若此魚裔焉大國滅之將亡劉炫以裔焉大國爲一句言其邊於大國將見滅而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此皆繇辭冬十月晉復伐衛入其郛

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鄄入般師出（辟蒯聵也）

初公登城以望見戎州（戎州戎邑）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翦之（翦壞其邑聚）公使匠久公欲逐石圃（石圃衛卿石惡從子）未及而難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閉門而請弗許踰于北方而隊折股戎州人攻之大子疾公子青踰從公（青疾弟）戎州人殺之公入于戎州己氏（己氏戎人姓）

初公自城上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

以爲呂姜髢（呂姜莊公夫人髢髮也）旣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己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起靈公子）執般師以歸舍諸潞○公會齊侯盟于蒙（齊侯簡公弟平公敖也蒙齊地）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禮小國尸盟）季羔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季羔高柴也鄫衍在七年吳爲盟主不知盟禮使其臣執之）發陽之役衛石魋（發陽鄖也在十二年石魋石曼姑子）武

伯曰然則彘也彘武伯名魯是小國故武伯自以為可執○宋皇瑗之子麇瑗宋右師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酁般邑以與之酁音攙酁般慍而行告桓司馬之臣子儀克子儀克適宋告夫人曰麇將納桓氏公問諸子仲子仲皇野初子仲將以杞姒之子非我為子為適子也杞姒子仲妻麇曰必立伯也伯非我兄是良材子仲怒弗從故對曰右師則老矣不識麇也言右師老不能為亂麇則不可知公執之執麇皇瑗奔晉召之

十八年春宋殺皇瑗公聞其情復皇氏之族

使皇緩爲右師緩從子瑗○巴人伐楚圍鄾鄾楚邑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瞻曰如志子國未爲令尹時卜爲右司馬觀瞻楚開卜大夫觀從之後故命之命以爲右司馬及巴師至將卜帥王曰寧如志何卜焉使帥師而行請承承佐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柏舉之役寢尹吳由于以背受戈工尹固執燧象奔吳師三月楚公孫寧吳由于薳固敗巴師于鄾故封子國於析君子曰惠王知志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今虞書大禹謨官占卜筮之官蔽斷也昆後也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夏衛石圃逐

其君起起奔齊齊所立故衛侯輒自齊復歸逐石圃而復石魋與大叔遺皆蒯聵所逐

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誤吳也誤吳使不為備○夏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冥不及乃還冥越地○秋楚沈諸梁伐東夷報越三夷男女及楚師盟于敖從越之夷三種敖東夷地○冬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叔青叔還子

二十年春齊人來徵會夏會于廩丘為鄭故謀伐晉十五年晉伐鄭鄭人辭諸侯秋師還○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出居于

艾（艾吳邑）遂適楚聞越將伐吳冬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于越吳人殺之○十一月越圍吳趙孟降於喪食（趙孟襄子無恤時有父簡子之喪）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楚隆襄子家臣）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先主簡子質盟信也）曰好惡同之令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嗣子襄子自謂欲敵越救吳）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為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嘗試也）乃往先造于越軍曰吳犯間上國多矣聞君親

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告于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為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簞小笥使問趙孟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自喻所問不急猶溺人不知所為而反笑史黯何以得為君子史黯即史墨嘗云不及四十年吳當

上王感其言問黯爲人對曰黯也進不見惡退無謗言王曰宜哉

二十一年夏五月越人始來越欲霸中國始遣使適魯○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人責稽首事在十七年顧齊地因歌之曰魯人之皐數年不覺使我高蹈皐緩也高蹈猶遠行言魯人皐緩數年不知答故使我遠來爲此會唯其儒書以爲二國憂二國齊邾也言魯據周禮不肯答稽首令齊邾遠至是行也公先至于陽穀齊閭丘息曰君辱舉玉趾以在寡君之軍息閭丘明之後羣臣將傳遽以告寡君比其復也君無乃勤爲僕

人之未次請除館於舟道（舟道齊地）辭曰敢勤僕人

二十二年夏四月邾隱公自齊奔越曰吳爲無道執父立子越人歸之大子革奔越○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甬東越地）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越人以歸（以其尸歸）

二十三年春宋景曹卒（景曹宋元公夫人小邾女季桓子外祖母）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肥康子名競遽也）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輿人（求冉有名）曰以肥之得備彌甥

也（彌遠也）有不腆先人之産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稱副也繁馬飾）◯夏六月晉荀瑤伐齊（荀瑤荀躒之孫知伯襄子）高無丕帥師御之知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而反也及壘而還將戰長武子請卜（武子晉大夫）知伯曰君告于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丘君命瑤非敢耀武也治英丘也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壬辰戰于犂丘（犂丘隰也）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顔庚（顔庚齊大夫）◯秋八月叔青如越始使

越也越諸鞅來聘報叔青也

二十四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在僖二十六年)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在成二年)寡君欲徼福於周公願乞靈于臧氏(以臧氏世勝齊故欲乞其威靈)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臧石賔如之子)軍吏令繕將進(晉軍吏也繕治戰備)萊章曰君卑政暴(萊章齊大夫)往歲克敵(禽顏庚)今又勝都(取廩丘)天奉多矣又焉能進是躗言也(躗音衛過也)役將班矣晉師乃還餼臧石牛大史謝之(晉大史)曰以寡君之在行牢禮不度敢展

謝之○邾子又無道越人執之以歸而立公子何何亦無道(何大子革弟)○公子荊之母嬖(荊哀公子)將以為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宗人禮官)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為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武公敖也)孝惠娶於商(孝公稱惠公弗皇商宋也)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荊為大子國人始惡之○閏月公如越得大子適郢(適郢越王大子得相親說)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懼

使因大宰嚭而納賂焉乃止嚭故吳臣也季孫恐公因越討已故懼

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衛侯輒也衛侯為靈臺于籍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韈而登席聲子褚師比也古者見君解韈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足有創疾若見之君將㱿之㱿音殸嘔吐也是以不敢公愈怒大夫辭之共辭謝公不可褚師出公戟其手屈肘如戟形曰必斷而足聞之褚師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亡公之入也奪南氏邑南氏子南之子公孫彌牟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

納公文懿子之車于池（懿子公文要）初衞人翦夏丁氏（即夏戊事在十一年）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彭封彌子彌子瑕）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為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甥也（期夏戊之子姊妹之孫為從孫甥）少畜於公以為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公使優狡盟拳彌（優狡俳優也拳彌衞大夫使俳優盟之欲恥辱也）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公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斤工匠所執）使拳彌入于公宮而自大子疾之宮譟以攻公鄄子士請禦

之(郢子士衛大夫)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若君何(言不可救)不見先君乎君何所不逞欲(先君蒯聵也亂不速)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當(奔故為戎州所殺欲令早去)今不可衆怒難犯休而易間也乃出將適蒲(蒲近晉邑)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郢(郢近齊晉界上邑)彌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泠(泠近魯邑)彌曰魯不足與請適城鉏(城鉏近宋邑)以鉤越越有君(宋南近越轉相鉤牽)乃適城鉏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載寶以歸(詐言君以寶自隨將致衛盜請速行已為先發而因載寶歸衛)公為支離之卒(支離陳名)因祝史揮以侵衛(揮衛祝史)

衛人病之懿子知之(知揮為內間)見子之請逐揮文子(即子之)曰無罪懿子曰彼好專利而妄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若逐之必出於南門而適君所夫越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揮在朝使吏遣諸其室揮出信弗內(再宿為信)五日乃館諸外里(外里公所在)遂有寵使如越請師○六月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於五梧(魯南鄙也)郭重僕(為公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二子多惡言欲使公盡觀之)公宴於五梧武伯為祝(祝上壽酒)惡郭重曰何肥也(嘗毀其貌)季孫曰請飲彘也(飲罰)

也以魯國之密邇仇讎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言重隨君遠行勤勞不宜稱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以激三桓之數食言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為二十七年公孫邾起

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皐如后庸宋樂茷納衛侯舒武叔之子文子皐如后庸越大夫樂茷樂溷子文子欲納之懿子曰君愎而虐少待之必毒於民乃睦於子矣民畏君虐乃睦於子師侵外州大獲越師納輒侵衛外州出禦之大敗衛師敗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于平莊之上定子褚師比之父平莊陵名文子使

王孫齊私於皐如齊衛大夫王孫賈之子昭子也曰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皐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文子致衆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衆曰勿納曰彌年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衆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申重也開重門嚴守備以恐公使不敢入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悼公蒯聵庶弟公子黚南氏相之以城鉏與越人公曰期則為此司徒期也令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夫人期姊也怒期故勑宮女困期姊司徒期聘於越公攻而奪之幣期告王王命取之期以

衆取之期（期以衆脅公而取）公怒殺期之甥之為大子者遂卒于越（傳終言之）○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畜諸公宮（周元公孫子高也得昭公也啓得弟）未有立焉於是皇緩為右師皇非我為大司馬皇懷為司徒（皇懷非我從昆弟）靈不緩為左師（不緩子靈圍龜之後）樂茷為司城樂朱鉏為大司寇（朱鉏樂輓之子）六卿三族降聽政（三族皇靈樂也降和同也）因大尹以達（大尹近官有寵者）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國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師曰縱之使盈其罪重而無基能無敝乎（言勢重而無德以為基必敗也）

冬十月公遊于空澤（空澤宋邑）辛巳卒于連中（連中）館名大尹興空澤之士千甲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奉公尸也空桐宋地沃宮宋都內宮名）使召六子曰聞下有師君請六子畫（下國將有師旅請畫計策）六子至以甲劫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盟乃盟于少寢之庭曰無為公室不利大尹立啓奉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茷使宣言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而專其利令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得夢啓北首而寢於盧門之外（北首死象在門外失國也）已為烏

而集於其上味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曰余夢美必立桐門北門大尹謀曰我不在盟少寢盟但以君命盟六卿大尹不盟無乃逐我復盟之乎復與六卿爲盟而後可使祝爲載書六子在唐盂唐盂地名將盟之祝襄以載書告皇非我皇非我因子潞子潞樂茷門尹得樂得左師靈不緩謀曰民與我逐之乎言宋民與我親睦何不逐大尹皆歸授甲使徇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衆曰與之大尹徇曰戴氏皇氏將不利公室戴氏即樂氏與我者無憂不富衆曰無別惡其號令與君無別戴氏皇

氏欲伐公（公謂啓）樂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則甚焉使國人施于大尹（施罪于大尹）大尹奉啓以奔楚乃立得司城爲上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且曰吾其入乎子贛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在僖二十八年）甯武子孫莊子爲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於齊（在襄十四年）子鮮子展爲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謂十五年孫魯今又孫宋）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

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為主而國於何有

二十七年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于駘上欲使魯還邾田封竟至駘上二月盟于平陽魯有南西二平陽此西平陽也三子皆從季康子叔孫文子孟武伯康子病之恥從蠻夷盟言及子贛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言季孫不能用子贛臨難而思○夏四月己亥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過自貶屈○晉荀瑤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救于齊弘駟歂子齊師將與陳成

子屬孤子三日朝（屬會死事者之子使朝三日以禮之）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乘車兩馬大夫服又加之五邑）名顏涿聚之子晉（涿聚顏庚）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乃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留舒齊地違去也）及濮雨不涉子思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即桓子思）成子衣製杖戈（製雨衣也）立於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

杞鄭之罪也故寡君使瑤察陳衷焉衷善也察陳善而討鄭罪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瑤何有焉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中行文子告成子荀寅時奔在齊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爲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則可盡也厭同壓成子曰寡君命恒曰無及寡無畏衆雖過千乘敢辟之乎將以子之命告寡君成子疑其有爲晉之心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亡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謀一事則當慮此三變然後入而行之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公

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於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問已可得)對曰臣無由知之(以壽死不)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即有山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施施罪也)○悼之四年晉荀瑶帥師圍鄭(悼公哀公子寧也哀公出孫魯人立悼公)未至鄭駟弘曰知伯愎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早服則可去其師)乃先保南里以待之(南里在城外)知伯入南里門于桔

柣之門鄭人俘酅魁壘鄭魁壘晉士賂之以知政以知政賂之欲使反為鄭閉其口而死將門攻鄭門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主在此主謂知伯言何不自入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為子惡貌醜也簡子廢嫡子伯魯而立襄子故知伯言其醜且無勇何故立以為子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惎知伯遂喪之知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在春秋後二十七年

春秋卷第二十七

奉
教摠裁
大匡輔國崇禄大夫議政府左議政兼領
經筵事監春秋館事原任　奎章閣提學
臣 蔡濟恭
大匡輔國崇禄大夫議政府右議政兼領
經筵事監春秋館事原任　奎章閣直提
學 臣 李秉模
編校
奎章閣舊選講製文臣嘉善大夫行承政院

左承旨兼 經筵參贊官同知義禁府春
秋館事 臣 李書九
折衝將軍行龍驤衛副護軍 臣 成大中
參校
奎章閣舊選講製文臣通政大夫承政院右
副承旨知製教兼 經筵參贊官春秋
館修撰官 臣 李翼晋
奎章閣舊選講製文臣通政大夫承政院同
副承旨兼 經筵參贊官春秋館修撰官
臣 尹光顏

奎章閣舊選講製文臣通政大夫司諫院大
司諫臣李相璜
奎章閣舊選講製文臣通政大夫谷山都護
府使黃州鎭管兵馬同僉節制使臣丁若
鏞
繕寫
通訓大夫仁川都護府使南陽鎭管兵馬同
僉節制使臣黃運祚
監印
嘉善大夫行承政院右承旨兼經筵參贊

官春秋館修撰官 奎章閣直提學知製
教 臣 李晩秀
通政大夫承政院左副承旨兼 經筵參贊
官春秋館修撰官原任 奎章閣直閣知
製 教 臣 金祖淳
奎章閣舊選講製文臣嘉善大夫禮曹參判
兼同知義禁府事五衛都摠府副摠管 臣
李集斗
嘉善大夫兵曹參判兼同知義禁府事五衛
都摠府副摠管 臣 韓晩裕

奎章閣講製文臣朝奉大夫弘文館副校理

兼 經筵侍讀官春秋館記注官知製

教南學教授文臣兼宣傳官 臣 金近淳

奎章閣講製文臣通訓大夫司憲府掌令 臣

申絢

奎章閣講製文臣啓功郎權知承文院副正

字 臣 曹錫中

奎章閣講製文臣秉節校尉忠武衛副司正

臣 洪奭周

奎章閣講製文臣通善郎權知承文院副正

字臣黄基天

宣略將軍行忠武衛副司果　奎章閣檢書

官臣成海應

太宗癸未置鑄字所以詩書左傳注疏爲字本鑄十萬字　世宗甲寅以孝順事實爲善陰騭等書爲本鑄二十萬字我　聖上在春邸命宮僚校正甲寅字鑄十五萬字藏于芸閣元年丁酉命關西道臣加鑄十五萬字藏于內閣十八年甲寅移藏內外閣銅字於昌慶宮之舊弘文館追述　太宗朝故事名之曰鑄字所前後印書輒用是字　睿定則易學啓蒙集箋三經四書正文續綱目也　御定則八子百選朱書百選史記英選陸奏約

選也重印則三經四書大全通鑑節要十九
史略也命編則明義錄國朝寶鑑鄉禮合編
也二十年丙辰命內閣倣通鑑綱目思政殿
訓義例編之春秋左氏傳丁巳秋以丁酉字
印進而經文大字前參判曹允亨仁川府使
黃運祚承命書之各為一本工既訖分送嶺
南湖南兩道翻刻以壽其傳